杏花邨志

杏花郵志卷之十

文章

郵人　鄖遂　編輯

序

余璉元人

重刻文選序

梁昭明享池祀夫豈徒哉如有所爲者知其有文選也必人承其傳則人壽其享矣惟大德九祀予以貳郡是承以墜典是詢父老具曰伯都司憲新文選之梓於燼告厥成

因相與樂之越十有三載予時備遣皇華諏諏炎服還有以梓蹈災藏而告厥廢者乃相與嘆之再明年即池故處吾歸老焉聿感逮茲徒念罔濟吾既不果憲斯道又不復政斯郡末如之何矣幾將來者豈不有我心之同然者乎未幾同知府事張正卿來思惠而爲政將恆復斯集俾邑學吳梓校補遺謬遂命金五十以自率屬靡不從化心之身之度之成之播之揚之謌之詠之四方則之多士德之伊誰爲之何日忘之宜有以識之奉議大夫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某序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刻

丁紹軾文遠號東鶴貴池人大學士

新建鐵佛寺後殿募序

先是萬曆丙午有耆民好言民情者陳于巡按御史曰鐵佛寺當拆爲郡龍從西來嫌重壓也曰相公墩當與爲水從東去宜闕塞也郡公慨然信其言會祝聖寺僧某者與此寺僧搆訟遂命拆去後殿亡何並欲移前殿前殿舊有大鐵佛長二丈餘難移則令碎三段移之余時上公車念此大佛者來數千年今不碎不可動碎之三段如來何罪于心何忍且碎之而不可更完則佛廢矣若求留之幸萬

郡公首肯而先所拆之後殿則余勸移之于相公墩曰除害于此與利于彼一舉兩得之術也郡公聞言大嘉賞余謬謂有善全之方爾時相公墩無寺而有寺大佛欲碎而不碎將遷而不遷實余之力云不意有修怨于寺隣人者則倡言拆寺皆余爲之而所以拆寺者皆寺隣人某使之其訛言蜚語鼓譟一䆉之孝廉文學茲不忍更述而今咸人人明之無庸喙矣雖然人但明拆寺者之非余非隣而未嘗明此寺之當拆與不當拆也如曰重歷來龍龍脈歷乎此寺之後更有三台諸山皆來龍也如嫌其壓則必剗

去此簸山而後可乎或又以過峽轉身處破之是或然矣而正殿既不廢後構者必不能與正殿爭高是或無妨礙乎而余又竊聞寺之隣近有塋墓者惡之故搆爲有礙來龍之議嗟乎存一忮害之心則非拆寺而誣以拆寺主以各私其墳墓之念則不礙風水而謬云礙風水人情大抵然矣今僧人棊者先索余疏裝大佛金身其徒棊吏欲復留後殿余樂從之且助之然不令其爲殿姑令其爲平屋僅丈四尺高蓋風水之說或未可信而鄰家墳墓或有礙是亦余心所不安也卽令曩被害鄰人典史張棊及鄰典

史廖某者董之且令知今日興寺之人還爲前日受謗之人而被害之隣人今猶爲督工之鄰人也孰謂世無神明無天道哉噫嘻使人知有神明有天道則十方善信聞風布施不俟多言矣

鐂廷鑾

送湖山涵融大師序

自唐以來化人之鉗椎貴池開堂說偈者有南泉普願有魯祖寶雲有和龍守訥有景德懷義有甘贄行者而卓錫偈至者不與焉神僧邀會者不與焉池之邀靈於古德者

盛矣哉嘗見宋已前諸家有郭西禪院詩所謂西禪者當在秋浦樓以外杜塢以內私意山川有幸天必惠既化人鳴板於其地今涵融大師果策杖至矣大師出世開世於宣州來池宣敎者十餘載泰和曾房仲先生設帑蘇齊山供之地曰石林未幾以灰刦罷廻入三十六山之嶺塢飴茗導泉爲樂者六七載絶口不道宗門語言文字矣池郡士大夫復迎之湖山趺坐苔龕亦又數臘今諸公醵金卜壤別創精藍贍事大師而大師不之拒也我等凡夫可不各輸綵粟之助而慶贍其誠乎卽以是爲西禪闡法可矣

引

柴　望雲岩仁和人由丁亥進士官池守歷陞陝西按察副使

重修西廟募引

予治池池上有梁昭明文孝皇帝廟僻西郊嶰樹木叢深徑幽邃古礎藉荒艸宋元明所立碑露風雨中苔錢蘚斑剝蝕字欲滅崇禎末左兵之後惟寢殿僅存棲神而已明池守祁司員所新兩廊鐘鼓樓烏有矣予自公之暇一稽志乘貴池以昭明食魚之美而立名是池州之名池因於貴池池之貴因於昭明錫封也世所行昭明文選相傳此

本遐於池故寢殿前舊有文選閣貯其版大德九年同知池州張伯顏重刊此本以行有由也池志失載名閣亦久不存矣顧又聞梁大同時昭明常降神於秀山之民故秀山始請立廟與晃服陵近又嘗陰名米船救池饑一以剌客見夢於明四川巡撫孫仁孫警備得免於患一以秀山陵地被侵三見夢於明孝廉韓理韓白之貴池令史鳴臯斷還侵地孫池人韓池之銅陵諭則昭明之神靈於池祀於池豈徒然哉池故事歲以八月十五日爲昭明誕辰十二日迎神既奉祀於祝聖寺知府事者率僚屬躬詣謁今

予主其職行朝請禮禮畢一二生前揖而陳曰累朝贈封

綃勑珍藏幾五百年至崇禎末乃燬燹㑹矣明沿累代每

歲遣内臣不無擾於郡縣郡縣患之池紳請罷内臣遣

歲命府主祭謁如禮今池入大清版輿而故事相仍是亦

所以代朝廷也一二生因指寢殿之頹墜爲予言曰是治

也者事矣是治也者事矣願與寮屬共襄之併以告諸鄉

先生洎文學父老焉

姚子莊　六康歸善人辛石埭十餘載江東人士爭附門

牆卒後隣邑受業章兆荃請衣冠葬于太朴山

鐵佛寺重建山門募引

池郡鐵佛寺者創自唐朝額名光孝乾禪師開山卓錫哦
松之翰墨如新耄儒士暇日來游題壁之珠璣尚在宋紹
興之代鑄佛二丈餘尺發願於武人明嘉靖之年費鐵八
千餘斤補鎔於善士嗣後黃堂捐俸白屋施財象踞龍蹲
莊嚴莫尚琳宮寶殿漸次增華函香載塗鏗鐘微旦誠羣
生倚為福庇一郡借以壯觀迄於明終聿當世變黃巾作
起緇室災延鐵馬金戈聲振武安之瓦朱甍繡棟塵埋賢
劫之灰菩薩故自低眉金剛徒爾努目幸未盡成初地猶
可再興前歲皇清戊戌有白漢和尚者戒珠素潔忍鎧堅

維狗善信敦請之誠謀恢復喬皇之計入寺而兎葵燕麥
徒管領乎春風登堦而斷礎殘垣空飄零於夜雨乃克勤
募丐僅略具規模奈禪堂法侶寥寥幾個經翻對月即香
積烟沉寂寂誰言鳥下空庭詢之形家翳惟山門之故杳
之輿論僉曰改建攸宜但工藉布金乃成力匪量沙可就
綴裘集翠聚米爲山若非廣告檀鄉詎能遽崇締搆或傾
白鏹或捐紅朽或出豫章之材或捨河濱之器庶幾成之
不日入門無復舊經營苟能捐助如雲廢刹盡還新氣象
嗚呼滄桑屢改嗟廣積以何爲日月如流悲浮生之若夢

無虛善果早値艮因將見寶額煒煌山門前重題鐵佛之

字宏功彪炳他年後復呈金粟之身矣

啓

郎遂

請許潄雪農部游杏花邨啓

水漲波平艸映池中盡綠春回風煖花開邨裏齊紅好景無虛應宜策杖良辰堪紀所在留題恭惟某才高三楚澤沛八閩出處眷戀南邦衣冠告辭北闕高山之仰原非一日濟水之游期在今時典型願奉先生步趨愧稱小友茲屆文軒而夙駕特開選閣以登臨牧唱前岡踐杜樊川之遺蹟篴吹古寺和貢文靖之高吟登湖山而眺長江彷彿

詞源倒峽擎鉢頂以贍齊巘依稀文陣奇峰雙溪魚躍鳶飛益增活潑之致九子嵐光翠色悉在指顧之間弔古洲前每憶圓沙應讖汲泉壚畔空留易代興嗟郊原博一日之游踪郵史傳千秋之雅話願聆首倡用效齊聲非惟地主歡騰抑亦山靈幸甚

農部漢陽人幼讀書即成誦一日昝青符忽放異香或紅光射粉壁種種瑞事崇禎庚午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初宰溧陽含權貴以私賦交怨庚辰丨計謫晉藩幕再遷開與化法曹壬午分闈文武闈頭皆出其門尋陞戶部主事甲申御史薦擧大理評事不就遂解組築遯園于海陵所撰文集爲黄石齋陳卧子李映碧曹秋岳許天玉諸君評閲行世今癸亥來游秋浦年登大耋與遂訂忘年交六

檄

劉光漢 觀明試門人州牧

續春遊檄 崇禎辛未誤

人世期歷年於百歲從來百歲希逢春宵酬一刻以千金過後千金難買現今老成在望自昔曠達知名却當逾稀逾耋之暮齡頓乏樂水樂山之逸興道上樽罍絶跡若風雨助我呻吟郊外車馬無聞令禽鳥笑人寂寞滔滔皆是鬱鬱謂何豈修途未盡坦夷抑恒情自多拘繫力疲憚遠猶慳取笑坊隅性懶厭煩且不隨人簡便懽娛每睽違於

此日牢落竟惆悵以終身思前同社風流已成陳迹念茲下春日短更待何時忙趁九十韶光力破萬千俗障志追淡泊習絃紛華會號入仙月凡再舉六品戒殺兩席同餐飲處僅携二榼相從倦時另備一茶爲餉迭爲烟霞賓客不速自來互作風月主人如期遄往盤桓務盡一日之長游觀不越數里之外傍花隨柳會心即便與偕選勝尋芳覿面莫容錯過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動植飛潛視皆吾侶且行且止聊與人同奚必方前人之駕一觴一詠惟求自適何須擬作者之場行厨率意毋庸費杖頭之十千并座

清談但各罄胸中之一二酒酣罷去覺宇宙之無窮與盡
歸來識盈虛之有數履底可領畧一方目前足馳驅千古
會誠良矣樂莫大焉况屬舊交原非難事風光過耳易度
景色樸面堪憐願隨君漫爾徜徉勿謂我徒然潦倒

按游檄雖非專爲杏花邨作闗公解組歸其游覽
不越湖山杜鴨之間故此檄亦當採入以志高風

箋

陳錦宸 秋源豐泉人明經

約友人游西邨小箋

時維季春景物暢茂經丘尋壑逸士之曠懷拾翠採芳雅

人之佳事爰諏良日敬迓高軒齊山古洞恐蔓沒以難登西郭靖郊頗曠遠而可樂杏花邨裏刺史之遺蹟猶存文選樓頭太子之芳型未遠艸盈平坂映日鋪茵麥秀前疇迎風舞浪埜花鬪艷交呈爛熳之輝好鳥爭鳴互奏笙簧之韻若乃湖山縹渺俯雉堞而盼長江鐵佛莊嚴叩乾明而際寶相三台屹其鼎峙九子矗其插天寥堵望而笋立精藍結而珠聯則尤吾郡之巨觀而游覽之勝槩也况有優伶彈絲雲鬟度曲觥籌迭陳履舄交錯揚風扢雅蹡蹡希乎曲水之遊作踐流觴亦庶幾乎蘭亭之祓

疏

劉光謨

西廟募華葢疏

威靈顯應功德永垂池民共切瞻依西廟特嚴報祀每逢八月初旬更迎神而賽會近賴十方衆姓均施力以壯觀乘輿載飭儀駕聿新加以冠葢之陸離益稱士民之仰望惟御葢尚鈌供奉致人情猶抱躊躇緣議論之既同矢貲財之是助惟祈出之慨然庶幾功成遠矣頌巍巍之聖德擬罄揄揚憫惚惚之羣生尚彰覆庇

讚

吳非

杏邨獨吟像讚

倚石爲几伸千百尺之紙吮毫而欲泚方將吐詞黙墨而未已杏邨者其故居里也想拈題當有取諸此吾以慨之郎子考古今而志所終始頗勤勤其勿怠以叶

教

周　疆　競菴仁和人郡丞有秋浦唱酬集

募杏花邨種杏樹教

照得杏花邨自杜公留句而後遂成千古名區問其風者多淒卧游之思官其地者恒切春行之想但歲年既遠剪伐時侵世俗不文栽培絕少康纖暮雨止潤桃花梢叟東風徒翻栢葉寥寥邨墅無枝留燕燕之飛寂寂江城何樹聽鶯鶯之語竹籬幾處誰停黃犢之車茅屋數間空颺青帘之影茲者時際雍熙人安康阜言瞻古陌綠遍桑麻一

望新疇翠彌菽麥擬𢷬韻事點綴太平廣募士民董率種植或一戶而獨栽數本或數人而共樹一株其有閩屬紳袍願襄斯舉者名園購得尤稱天上瓊葩別業移來不數人間朱艸務期旬日之間齊列千章之盛庶幾長隄十里爛若紅霞平埜三春粉如絳霧玉壺人醉都太吟詩金勒馬嘶爭來問酒

上梁文

姜可久又久號斐園貴池人

擬重建文選閣上梁文

文心相參大放才人之手筆選體合一聽操觚者之丹黃事剏始于昭明蕭梁獨稱太子勞分裁于學士劉庾等有十人寄遊蹟于貴池垂將八代藏著書于巍閣藉以千秋在唐制盛行家誦五臣集注況元人傳本州來貳郡重鐫佰顏率屬捐金余璉抽毫爲序既滄海桑田之屢改遂層樓貯版之無存特購遺書復基故址爲命匠而鳩工規仍

舊制雖竹頭與木屑費勿煩民爰卜吉辰落成與頌

拋梁東　朝暉日起照玲瓏天運有時爲草昧遺編尚可

啓鴻濛

拋梁西　斜陽入艸復朝隮莫道時光難再得老人秘閣

杖高藜

拋梁南　擁書萬卷性沈酣何假百城當一面眼通天地

並成三

拋梁北　得意忘言心已默文章大道不終窮自古迄今

傳筆壘

拋梁上　朱甍碧瓦矗千丈立身高際問青天擡首仰瞬空四向

拋梁下　樓前素練長江瀉抹將一筆画成圖烟水光浮無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羣賢畢集先哲重光覩人文以化成攸關治術披典籍而稽索大益詞場棟宇巋然殊高士夫之開望雨風時暘共樂父老之登臨

順治間嘉善錢公驥由進士司李池郡以此題試邑學諸生擬建文選閣于西偏重鐫文選版行世因海氛阻池未果然此題僅有此文可備故實以啓來者

墓誌銘

成　梁二鴻無錫人崇禎癸酉孝廉自稱東林道老司
鐸舒州

明邱隱君墓誌銘

猗與先生孝友性植經濟學成其以隻身匹馬從容談笑退十萬師而保孤城有豪傑士之才及塵眎一官卷懷明哲歷三十載而娛山水抗隱君子之節如先生其合魯仲連赤松子而爲一人者與秋浦之陽杏花之邨地淑人靈子子孫孫千年萬世寶此貞珉

隱君夫婦原塋西一保木沖徐太史
有墓表今杏花邨復爲衣冠塚云

祭文

法若真 黃石山東膠州人五經中式江南方伯

西廟祭梁昭明太子文

康熙八載秋八月十二日余小子來自金陵至於池池人咸社祀昭明太子謂十五其皇揆也因渡皖江不克潔羊豕乃率爾爲文以祭之文章同心千古爲昭揚厲無思罔咈神聽嗚呼天地處升沉而或變文章歷治亂而莫易豈天地之道不勝於文章豈文章之理足勝乎天地天地者氣爲之也文章者主乎氣而勝於氣者之所爲也發天地

而先見乎文章故龜馬肩足蒙象于兩儀之始分天地而後有文章故六爻八卦分錯而麗星辰華嶽之終伏羲神農所不足者堯舜繼之堯舜所不足者禹湯文武周召繼之禹湯文武周召所不足者孔子孟柯繼之孔子孟柯所不足者一變于荀楊再變于韓歐諸儒其中晉魏梁宋之間天地之道不可見而文章之理迄於終窮數百年剝復之幾天不得不生太子以羽翼文章之道天又不得不窮太子以帝王之位而故處太子於文章之士以挽天地之終以開文章之始此前有荀楊後有韓歐諸家所賴于太

子之發明以不墜一綫于茲者亦岌岌乎其危之也嗟乎余少不喜晉魏以後之辭初學楊雄不能抉其幽而去之讀蘇子不能獲其縱橫而去之讀司馬不能晰其條理而去之讀柳子不能破其堅僻而去之讀韓愈不能泌其神理而反覆於諸子百家上下於六經之典則而復憪然終無所益丙戌秋侍中祕乃讀太子文遇樂其華矣亦疑其所發也游其美矣亦恍乎其所著也挹其洋洋矣亦容與乎其所泛泛也而猶未有所從也徵之以先王之陳說與諸君子賢者之發蒙從容乎風雅之域而翱翔乎山川艸

木君臣父子兄弟正變之類出入乎詩書而潤澤乎春秋易象之繁以及變風小雅之哀樂而猶綴之升歌管象而播之金石使五倫不載胥于喪亂禮樂不盡壞于流亡余乃撫卷而嘆曰太子之功其恢恢天地哉所可異者文章或見于一日而其人不可得于聖君賢相之遭逢其人不可見于一日而其文章又傳天下後世之聖君賢相而讀之而復思見其人即有其人矣而用違其才弗克行其所志以或逆乎川岳降生之靈嗟乎此長沙之痛哭而離騷所以繼小雅之悲憤而作也向使太子承大統南面稱孤

一時南北耆儒盡致高位孰法術孰錢穀孰六卿孰外孰
事遠佛教之邪說遵文章之大經以治天下亦未必無上
理然太子雖有治世之才而諸儒不盡撥亂反正之士凡
一太子之賢而處家國難反之勢恐大之不能及兩漢之
風小之拯南北之危疑歸之于綱紀太子亦必熟察之俯
仰古今揣度國運內求之堯舜有爲之姿與外觀之諸臣
輔佐之所學而知梁家天下不過一片石頭僅告悔過于
祖宗而故翻然與游談著作采之春華秋露之文朝摛芙
蓉暮抵白沙食池魚而嘆美攀名山而徜徉使天下文章

之道大集于文選一書亦使天下後世讀其書者思見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道庶幾其未墜也太子固于辭帝王之日而知天地之道可留于匹夫太子固于登樓著書之日而知文章之理不毀于俎豆嗟乎道勝于氣而氣盡於理天地之所以不窮文章之所以不大變也今日者小子承乏茲土以從事秋審之典過池水之陽邂逅太子之初度而登降乎俎豆之光大夫蹌蹌士女穰穰鍾鼓煌煌羽毛揚揚亦不知太子爲誰家之君王而亦不知梁太子之文章其何以至今日而終未淪亡嗟乎文章其可忽乎哉

書事

張邦基 宋人

書廟祝一則

東京城北有祆廟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遺者其牒亦周顯德五

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葢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

時藝

黃一鶴 山樵吳縣人

牧童遙指杏花邨

邨以杏著即遙指而心醉矣夫杏花之有邨行人非不見也惟邨有酒非牧童則不知也一爲遙指醉鄉不在望乎且入當風雨瀟瀟之際徘徊道左荷蓑何往牧豎歸來酒債尋常青帘難見甚無聊矣一啓口而或者示我周行心焉歔之非即此小橋流水間乎如行人之借問酒家斯固清明時節也香車寶馬並馳陌上之風光此獨何爲適際

一時之春雨卽焉言出遊其不期然而然者有如斯矣抑肴核樽罍各記芳時之勝事彼何不幸更逢曠埜之蕭條卽于焉征邁其不期致而致者又有然矣爰有牧童若不忍其欲適之無從也爲之指以明岐路之無妨抑甚憫其投足之無地也且爲遙指猶幸前途之可卽於是道中所遇事不盡傳從此同行景猶堪憶芳枝猗旎偷出墻東此杏花也非烟非霧掩映紅妝雨中之杏花也何以知杏牧兩兩以歸來犬吠柴荊客行行而且至卽牧童遙指之地也夫埜外之邨不一一此何以杏獨傳倘所謂蘭陵美酒鬱

金香者即此杏花邨釀乎倚彼當壚欣然索醉且與花而酬酢焉縱楚歈山肴漁樵雜坐所不論矣且邨中之酒家亦不一又何以杏共名倘所謂小槽滴酒珍珠紅者均此杏花邨店乎取彼杖頭願言旣吉且慰花之寂寞焉即狂歌屢舞杯盤狼籍所必至矣由是牧童復過而相慰曰向者行道遲遲載渴載饑得無興致之稍減乎余爲指焉猶慮道之云遠不意君子果至止也杏花無語爲之拈矣可即以杯酒勞之由是邨中之牧童羣過而相告曰日將夕矣牛羊下來或者歸途之尚遠乎從茲逝焉不妨故轍是

尋翁恐君子之戀杯斝也杏花欲泣賦將別矣可卽倩所遇之牧童謝之嗚呼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牧童眞解事矣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杏邨寧無主乎爲之歌曰昔我來思花雨霏霏今我日歸花香滿衣回首杏花亦不覺神情撩亂矣

杏花邨志卷十一

邨人　郎遂　編輯

戶牒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牒你戶部官家出榜式那有司官將他所晉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一一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眞着與那百姓一箇戶牒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

州縣裏下着違地里共點戶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
比不着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蔽了的將
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趓避了的依律罪罪便拏來
做軍領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牒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郎禮卿池州府貴池縣杏花郵居住

男子四口

成丁二口

本名年五十四歲　男貴和年二十八歲

不成丁二口

次男觀音保貴懋乳名年七歲　孫佛保年七歲

婦女二口

妻阿操年四十二歲　男婦阿尹年二十八歲

事產

屋五間　基地八分

右戶牒付郎禮卿收執准此

洪武四年　月　日

安字二百二號　　六花押

印

池諺稱郎王許戴謂貴池在城歷唐宋元傳于明初入版籍者只四姓如戶牒所開其據也按族譜禮卿公由人才舉官理問世居杏花邨爲邨丞文韶公子承先啓後大振家聲生于元延祐五年戊午卒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戊申子二長貴和公生于元至正四年甲申卒于明永樂四年丙戌次貴懋公生于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卒于明宣德八年癸丑今室廬丘隴俱在杏花邨支派敘錄于左

族系

杏邨支派

- 鄭文韶 — 禮卿
  - 貴懋 — 森 — 觀璟
    - 鋐
      - 源 — 子彬 — 國明 — 思溥
      - 湖 — 子棪 — 國聘
        - 倩
        - 才
          - 垣
          - 光 — 經
    - 鑑
      - 潔 — 子檯
        - 國禮
        - 國徳
      - 深
        - 子椅
          - 國勳
            - 思誠
              - 大業
              - 大猷
            - 思[illegible]
              - 大徵 — 必光
                - 遂
                - 封
              - 大受
          - 國炳 — 思忠
        - 子相 — 國煥 — 思[illegible]
          - 大保 — 必發
          - 大位 — 必貴
  - 貴和 — 勝
    - 觀政
      - 鎰
      - 鏜
    - 觀宿 — 鈇
      - 沛 — 子述 — 國儉 — 中德
      - 淪 — 子校
        - 國彥
        - 國敬
          - 思信 — 大昌
          - 中試
        - 國賓
      - 汭 — 子梅 — 國村 — 中府 — 大元
    - 觀憲
      - 鈞
      - 銘
        - 澤
        - 泮 — 子機
          - 國桂 — 中明
          - 國範 — 中遠
          - 國[illegible] — 中然 — 大[illegible] — 必深
          - 國英 — 中和 — 大駿
      - 銓 — 漢 — 子桃
    - 觀清
      - 鈸 — □ — □ — □
      - 釗 — 淳 — 子柱
        - 國化 — 一立 — 大[illegible] — 必禮
        - 國俗 — 中啓
      - 欽 — 潘

吾宗自貴和貴懋兩公而下支系蕃衍分籍于鄰邑遷居于鄉邨都市詳載家乘班班可考所有宦業文行孝友節烈之可紀者別有傳誄志銘悉登中山掌記一書即近今五松蜀山派諱應徵公以廕揚高第遠鎮西川勳猷丕著封宣武將軍爰有且園紀略用傳不朽茲邇有明以來能守先廬于故邨者略述世次以志木本水源之思然自崇禎癸未左寧南屯營而後又有乙酉之變廬舍蕩然灰燼今惟遺址尚存恢復故物是有望于後人[illegible]

吴非

戶牒歌

天下太平不出征當使百姓歸農耕大哉王言救下部司徒戶口欲分明家爲給牒與收執貴池畿內遵先行安字二百有二號半印全押篆文淸塡者誰姓名杏邨鄖禮卿事產只基屋男婦六口兩成丁洪武初來三百載其後謹藏傳至今我爲覽訖三太息不如一紙猶得垂雲仍嗚呼不如一紙猶得垂雲仍

陳元鍾

書杏邨世系圖後

郎氏世多賢烜烜照千古或以耆耋傳微言箴壽府或以勳畧著荷戈稱禦侮尚有俠烈者單騎造猛虎談笑退雄兵辭榮歸田園今閱世系圖忽焉爲起舞臂在山陰行得與日月覩舉世盡斯人天不煉石補

甯士玠 介夫青陽人與兄士瑜俱以積學者

過杏花邨郎仲久隱君故里

郎子趙客負才名余兒子霖自皖歸手其詩篇見貽秀氣盈幹才鋒肆出殆杜紫薇後身耶今過其先世故里並獲讀先大父傳誄高行隱德無愧古人益淵源有自矣因感賦二十韻寄之

秋浦髣髴似瀟湘杏花邨裏處士莊水碧山丹鍾瓌異中有璧人吟縹緗吟成錦機七襄織紫鳳翩翩舒彩翩翩聲名藉藉江淮間誰其卵者由祖德惟君之祖蘊至性雞鳴盥櫛勤溫凊浣滌裙牏老不懈孝謹還過萬石慶質行雖非游俠侶每逢緩急亦輕與遨遊偶托鳩茲邑流離會拯難中女貧來

不肯拾遺金惡其棄地待其人待之不至不爲已
買絲繡佛且飯僧無端左帥忽翻然百萬貔貅塞
江過胡畧居民甚豺虎城頭月夜愁烽烟備兵程
公行募客何人能作魯仲連惟公應募單騎去談
笑一發廻戈船後來程公晉中丞蕪關開府建節
新念功題公不受賞拂衣長嘯終隱淪嗚呼孰謂
醴無源孰謂芝無根如公節行宜昌後不在其子
在其孫他年名成脩顯秩大書先德光碑碣吾今
雪夜發浩歌古道猶疑照顏色

江表稱舞九華人

湖山歌弔邱仁孝先生諱必光號亮菴私謚仁孝先生

我登湖山山上頭極目但見江雲流江雲浩浩蕩

胸臆大地烟霞一望收中山先世曾居此背枕湖

山面湖水杏花邨裏雜漁樵漁歌牧篴聲盈耳祇

今遷徙改風光花發猶聞邨酒香何人冐向湖山

過醉臥花茵送夕陽仁孝先生愛花墅山莊別有

梅之渚時時載酒杏花前寄懷常愜漁樵侶信步

還登湖上山覩空塵世舒襟顏何當化鶴乘雲去

不共湖山相往還

華　黃　中湄無錫人池州教授

過杏花邨懷郎亮菴處士

重過杏花邨心傷舊郭門主人已長謝花事向誰

論烟月谿山老風霜竹木𦆭得偕天下士令子暨

文孫

傳奇

王爾綱　紹李建德人

杏邨醉雨

（生扮杜牧之冠服帶二從人上）每逢佳景便欣然。詩酒相酬與欲仙。最喜政閒官舍靜。齊山游罷又湖天。下官杜牧表字牧之。本貫萬年人也。曾作阿房賦。遂得解頭。頗叅澤潞謀。見知名相。重來賢良方正之科。累遷史館修撰之職。目今出刺池州。號爲紫微太守。且喜政簡刑清。自公之暇。得以留覽山水。嘗攜茶游金碧洞。有袖拂

霜林之句。提壺登齊山。有汇涵秋影之句。此亦不過偶然乘興觸爲此語。有何佳處。鬨四方傳誦。大抵詩因名重耳。（笑介）這也罷了。昨偶扁舟平天湖上。風物絶佳。又聞西郊最多古蹟。欲往一游。只是人知爲太守。亦落俗氣。我如今不免換了巾服。仍同舟子前去。大家散淡一回。豈非生平快事。左右可喚舟子過來。（舟上）聞得招舟了。忙來聽指揮。舟子叩頭。（生）我今欲往西郊。只你同去。扮作尋常遊客。路上只以相公稱我。便是（舟）曉得。（生換巾服介）正是山水益沾紗帽氣。陶然一醉有餘歡。（生舟上）

岸左右先下〔生〕你看條風布煖。霏霧開晴。泥燕紛飛流鶯百囀。又是一番景色也呵。

〔新水令〕〔生〕東風靜。細柳舒。眉乍流。鶯歌聲如吹。纔離了湖水地。又早到画橋西。芳草迷離。又恰正是清明天氣。下

〔步步嬌〕〔丑扮牧童上〕終朝陌上閒游戲。短笛橫牛背。自家牧童是也。不免帶了牛。往西郊走一走。來靑鞋不惹泥。踏破深紅。穿殘綠翠。乘輿縱鞭馳。何須寶馬拖金轡。下

〔折桂令〕〔生〕同舟子上。行樂處。油壁輕肥。慣游的。挾盒攜壺。帶幕張帷。呼雨來也。又只見鴉亂鶯啼。蝶愁倒墜。燕阻斜

飛不免在小亭歇息片時．（行人走科）你看行人路上．好恓惶也．一陣陣帶雲來．沾衣欲濕．一點點偕風至．吹面難支．此時須得一酒家痛飲方好．欲暢我游思．須尋個酒旗．你與俺忙問那舊日黃罏．又何妨效古人．便解金貂．（丹）前面有一牧童來也．待我問一聲．

（江兒水）（丑上）寒煖輕相遞．陰晴變霎時．等閒閒隱却了春光媚（丹）牧童．（丑）甚麼牧童．面上有牧童兩字麼．（丹）你不是牧童是誰．（丑）如今的牧童大了．本府太爺也叫做牧之．（丹）就叫你牧童哥借問一聲．酒家却在何處（丑驚笑）云

原來是問酒麼。我只不說。你若要酒。須邀我吃一杯。方可教你 舟 待我與相公說知。向生說介 生 有何不可。就叫他同去。舟 向丑說介 丑 待我繫了牛來。等閒間復見了春光媚。問旗亭。却藏在溪林內。到前邨。便買得青帘醉相公酒量好麼。舟 何消說。丑 你是個海量無疑。舟 你却揷不上。丑 也須要倩牧童作對。生 就此同行。一路古蹟。你可曉得。丑 畧知一二。生 細細說來。丑 那是虎山。

雁兒落帶得勝令 生 俺只見虎山峰聳秀姿。丑 這是雲嶺。生 俺只見樓雲嶺。橫天際。丑 這是土城。生 俺是見土城

邊。桑柘垂。丑那是古塢生俺只見古塢中泉香沸。丑這是文孝祠。生俺只見玉瓶兒現貯在文孝祠。丑那是西禪寺。生俺只見西禪寺。有鐵笙吹。丑那是杏花邨了。生俺只見滿邨坊霞成綺。俺只見出墻頭錦作圍。似這等雨洗後胭脂獻更勝。那日照來文繡披堪題。俺待要蘸霜毫許言志。休嗟。拚一個倒金尊酒沁脾。

僥僥令丑桃紅何足美。梨白未爲希。文杏千株誠堪異。生是何年種的。丑也不記是何年種得的。是何年種得的。

收江南生呀。早知道這般樣絕盛呵。又何必上林枝。近人

傳杏花邨有二。都在金陵。一在鳳凰臺下。一在芙蓉山畔。未有如此之盛者。休誇那鳳凰臺下碧參差。芙蓉山畔綠依稀。這花邨最奇。這花邨最奇。眞不媿名流相賞。共題詩。（丑）來此已是酒家。相公請進。酒保。拿酒來。（保）難道你也同吃酒。（丑）這位相公。特邀我來。薦到你家。爲何反輕薄我。快拿酒來。

園林好（丑）正對着珊瑚滿枝。須𣃁取眞珠滿杯。擺列鮮餚美味。任解下杖頭貲。又（保）酒到。（生）你兩人都坐下。（丑）須行一令纔好。（生）甚麼令。（丑）各人將本事吟詩一首。（生）你就

吟來、丑吟詩云草鋪橫埜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生這是古詩。丑如今多少人抄寫舊詩。豈但牧童。生休得取笑。丑相公請吟。生我就將今日即事咏一首。吟詩云淸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䰟。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邨。丑抄之極矣。舟你曉得甚麼抄。丑多少人看詩。一味叫好。又豈但牧童。舟一發胡談。丑老兄請吟。舟我不曉得做詩。丑明日倩人補一首來。生休得取笑。且自飲酒。

沽美酒生論人生須及時。恣樂情莫待遲。雖坐開懷一倘

爲晴和雨難預期。漁與牧。盡忘機看當前花開如織。一霎時。花容盡濕。趂今番。花香共惜。待來朝。花枏淇漓。因此上。情狂興怡。怕零亂。心慵意痴。（丑）酒來。（保）酒到。（生）俺呵。願朝朝典衣。但日日啣巵。呀。這纔是小杜君勝游情事。天色已晚。舟子將杖頭錢解與他。就此回舟去也。（保）錢太多了。（生）拿去。（保）謝相公。（丑）承攜了。我也收拾牛去。（生）你不消等我。我緩緩兒行。牧辭先下

清江引（生）風流太守無人識。帶雨同花醉。遊遍杏花邨。已盡西郊致。願留贈後來人。還復爾。（並下）

杏花邨志卷十二

郵人　郎遂　編輯

雜記

或疑杜牧所游杏花邨在金陵詩人張南邨寓池因詢之張曰予金陵杏花邨在江寧縣治西逼近城隅好事者訪古種杏因以名之耳故張游池州杏花邨詩云金陵亦有杏花邨恨少詩傳似秋浦

漳湖范又蠡龍山看杏花賦有云歷秋浦之名邨叅池州之杏花邨盛於昔而皖江石塘邨之杏盛於今也

張鹿牀明府云江右玉山縣亦傳遙指處余按廣輿記洎名勝諸書皆未載吾郡實以牧之剌池得名故他處不得爭耳

按廣輿記載池州古蹟曰杏花邨在府城秀山門外杜牧詩遙指杏花邨即此曰文選樓在府城西昭明太子建

按鹿田主人所輯輿鏡載貴池古蹟列虎林城秋浦樓文選樓杏花邨昭明釣臺

按大明一統志載聖母橋在城西四里文選閣在城西五里昭明祠在焉俱以古蹟故不遺也

三台之中台名虎山見舊鐘磬鑄字俗人指爲吳虎林城

地似誤按虎林城當在今李陽河不必附會于此

澍山之麓邨農掘地嘗拾古硯相傳爲宋貢院試士所遺

者

湖山或曰當作胡山昔有胡將軍屯兵於此故名

龍眠揚臣評所刋龍文鞭影有渡傳桃葉邨名杏花之句

自注略云唐杜牧鎭秋浦清明日游杏花邨地在池郡

秀山門外併載明太守顧元鏡五言律詩一首

按秀莕袁氏家乘載袁雲鳳由唐武德進士歷仕池陽遂

家焉郡北舜井街是其故址雲鳳卒卜葬杏花邨其後遷華西之賜明溪萬曆甲午袁德顯登賢書

池諺傳杏花邨有井泉可作酒沽自呂純陽投飲邨店中索酒不至因題井水當酒賣之句自是泉無酒味按徽州府亦傳此跡

先郡丞文韶公仕宋季入元築煥園隱居杏花邨里人汪民祇嘗謂遂曰昔見邨童拾古圖章上鐫煥園二字邨人張翰青又謂遂曰昔邨農耘田得鐵器形似雲版上鐫有宋年號及郎字餘莫辨

青陽趙郵張氏稱望族洪武初遷自杏花郵有祖墓在貴池城內關北繆厝傍見族譜後人張思伶由孝廉官鉛山大尹致仕歸里有過先世故宅詩

友人來自營平揭泰陵公署碑記見貽其序事略曰予家世居杏花郵嘗欲倣樊川杜公經游處築環堵室詠詩蒔蔬琴書自娛矣不意於冷宦時能作如是觀也云云此亦吾鄉宦蹟故存其略以備考

杏花郵陳潤唐時人與杜荀鶴爲婣婭今閱揚州府志有陳潤登栖靈塔詩曰塔盾出招提登臨碧海西不知人

意遠游覺鳥飛低稍與雲霞近如將日月齊遷喬未得意徒欲躡雲梯惜未詳里居錄之存疑

桐城周曰赤弔黃侍中詩結句曰谿畔祠堂何處是翠微峰外杏花邨今文貞公特祠在東門外距清溪五里杏花邨在郡治之西余擬請建遜國三忠祠于湖山之麓祀侍中黃公觀給諫陳公敬宗侍郎金公焦以三公未嘗合祀亦闕典也

明陳中翰士祥工書法嘗自署杏花社陳某見諸詩幅題楔問士祥貴池人所著有戍仁錄燕游艸入傳[illegible][illegible]編

顧太守飲杏花亭乘醉獨步清涼境偶遇女子因問何故晝行女誦豈不夙夜畏行多露之句答之顧公因戲題浥露亭於壁間

青陽扇海內爭寶之嘗乳金畫池陽諸景圖而杏花邨酒圖居其一　鷹阿戴本孝有青陽扇詩九華漢製古難求此日青陽隔歲收濃染楮皮山柿液縷分竹肋木葱頭映將殘照顏如醉惜與芳蘭氣未投更有方圓還五色一般金碧細來勾

余笥中藏有香筒周圍雕杏花邨圖鏤刻精妙誠爲高手

惜不得姓名以傳吳㵾齋先生有詠杏花邨圖香筒詩見藝文

劉坦心慕樓居無力購之文徵明寫層樓見貽嘗縣置帳間名曰神樓楊愼賦有神樓曲今此畫人爭以十萬錢購之是眞樓勿若矣廣陵孫鼎擬構一閣不就仿徵明神樓圖作想園圖沒後子繼登追慕先志更命爲想想園祭酒吳偉業觀察宋琬並爲文記之余喜邨居江上名人嘗作杏邨別業圖置余讀書其中古今事亦略同也

蕉窗詩話曰以賢刺史如杜牧之携茶游洞問酒花邨自是千秋佳話但清明一絶第三句借問酒家葢從路上行人言也四句一氣如李白詩横江舘前津吏迎向子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皆一氣轉款此以謂刺史自問則泥矣

李侍御題史岩詩曰重來游宦地歡舞動成羣鳥避新驄馬花迎舊使君翠微晴帶雨蒼玉暖生雲猶記東風夜尋詩過杏邨味詩意侍御曾游杏花邨賦詩而後登齊山也惜其名與杏花邨詩俱不傳或疑侍御爲李雲貴

溪人弘治間由進士司李池郡擢監察御史重過舊地
賦此詩也

唐一沂曰萬曆時池州有謝癱子臂常就地以手襯足而
行人恒憐而與之食丙寅冬偶拾遺金二十兩越宿見
有一倉皇呼籲而至者問曰君爲遺金人乎固存無恙
耳客不勝欣慰忙作揖申謝癱子竟忘巳之廢疾起而
荅禮迨揖起而其下體忽伸自移足試之竟能凋步矣
嗣是以風鑑擅名言人休咎悉驗人疑爲神授云或曰
謝爲杏花邨人錄之存疑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艸明年及第以彩飾之貯於盤中列於几上號曰科名艸杜宵築別業於杜隖此其逸事故錄之

唐人謂杜荀鶴詩三百首麨在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近有人作杏花邨詩全鈔一聯余不敢採入

按與籍志載宋胡兆誤秋浦志八卷宋王伯大葺秋浦新志十六卷其記邨中故實必詳惜其本不傳

宋尤袤藏書有池陽集秋浦紀曹緯又著有秋浦集今只存其名吾池文獻多不可考亦不僅邨中事也

半禪道人題銕佛寺聯云有人相說是鐵有我相說是佛無人我二相即佛是鐵即鐵是佛執慧空見是佛執塵空見是鐵渾慧塵一空何鐵非佛何佛非鐵又題山右聯云睡到三光天不管丟開八字鬼難尋所著有我詩行世集中警句有日歸猿攀碎林閒月去鳥飛開石上雲人盛傳之桐城潘江轉龍眠風雅爲作寓公傳

宣城湯霍林太史晚年林居嘗游池陽寓丁文恪西郊園林有題鐵佛寺聯云佛自西域來大冶洪爐是鐵皆堪鑄僧從十方至孤雲埜鶴何天不可飛

宜興陳銘以振鐸貴池佳山水無不留詠如題文孝祠聯

云成性時自然仁敬孝慈聖賢中一太子結胎裏純是

文章禮樂帝王家眞大儒乾明寺聯云偶從空色留金

相羣在慈悲見鐵心虎山淨林聯云靜鎖山門雙寶塔

遥開佛供九蓮華此吉光片羽俱屬可傳因備錄之

湖山窺園圖画卷秣陵王彬眞蹟筆法似五峰任氏父子

今藏于七松里董商矦家有九華吳光裕湄溪方元美

諸人題跋

窺園中絫石爲山具有丘壑之勝癸亥夏赓之移置邑署

按輿地名勝志謂秋浦樓即宋秋浦亭似誤秋浦亭在今

清涼境秋浦樓即今秀山門城樓不可以不辨

文選閣遺址原在西廂後庚申歲秀山僧請于郡守移建

昭明冕服陵側梁時故址無有過而問者

問蕭樓在宋試門以池州之有文選閣因以名之今廢按

詩頗寄吳筏絕句曰經年遠出是孱翁那得宵分共酒

筒開說問蕭樓作市紗帷何處督諸童即指此

景蕭樓宋狀元陳舜俞建于池州久廢明李春達築環丹石

園掘得景蕭樓斷碑按景蕭亦志慕昭明也

按昭明廟記謂神元首爲江西巨商竊去今考饒州府志載嘉靖間有商于池者請神元首歸祀之因建祠于東門外名郭西猶不忘其所自也

西廟神道坊兩石柱相傳從水中浮來

貴池四境分保三十有六有數保遇歲旱相率來西廟井中取水儋水者各持柳枝衛之以防他保阻奪至則詣壇所禱時雨立降咸拜昭明之賜若郡城取水必至杉山山絕頂有深潭謂有龍潛其間旱極率以鱔鱉之屬投之亦輒應

杜鵑詩集兩種一爲貢士鄒鋕樓著今藏於家一爲湖上孫黃裔著今散失不傳其遺稿數十首藏潛修菴僧赤霞處余與王紹李擬醵金梓之

孫侍郎仁有請罷杜湖漁戶進沉香鯽疏今逸

吳園次太守金陵蕭瑟詞有杏花邨一調初疑杜牧問酒處在白下及癸亥游池州考據郡乘訪尋舊跡因賦詩正之有曰小杜曾經刺此州佳名應自爲賢侯

鄧舍人贈池陽太守詩有閣臥九華雲氣入行春五馬杏花多之句可稱雅當

左兵臨池近郡居者皆遠遁有留題酒家壁云不問主人
沽一醉無錢掛杖且相賒
楚人何朝宗天崇間官池郡丞與太守顧元鏡登眺閒亭
及湖山唱酬每至達旦朝宗有詩門遊到夜分身帶露
却疑山翠濕行衣蓋實錄也惜杏花邨題咏佚不傳
崇禎十一年戊寅春杜鴨山掘白土如麪居民以之充食
俗呼觀音粉
崇禎己卯春學臺使檄臨池試期迫時王公家桂兼貴池
青陽兩縣篆即合兩縣儒童試於演武場艸堳人張益

於几貴池吳蒼竹以作兩縣題文共四藝取首

史閣部可法崇禎中以兵備道駐池州時當流寇日熾公朝夕訓練士卒于西郊演武塲池人士多所拔識後殉鎮維揚殉乙酉之難

崇禎末有老僧居三台菴自稱四明人號青蓮能通悲一日見小兒啼剃髮老僧曰數年後白頭翁皆如是也初不解其故及鼎革信如其言其將圓寂也入城遍辭諸檀信而別後即瘞之瓢菴廢址側

順治二年夏五月　本朝英王駕駐池州新製一坐椅及

班師貴至西廚今存梁太子龕內

順治間杜鵑梅雨忽漲有蛟隨水去湖干居屋崩陷

順治間池太道吳公允謙奉命受浮梁陳九思降於池郡西演武塲開宴禮待吳問陳曰公十數年來常在何方陳答曰天地之大無所不可

康熙間乾明寺延高僧數十衆長期三載頂禮七佛懺頗稱法會之盛

康熙十三年甲寅楚豫告警池州有滿洲蒙古防守營中有拖沙喇哈番品級章京漢銜稱為防禦步西郊題詩縷畫於

棲雲菴竹林中頗有騷人墨士之意
康熙十八年巳未正月二十三日午時虎伏虎山三台菴
數人搏之先數日有虎至弔橋陳氏屋內
沈敦仲爲施下之門人來自九華池人欲築室于杏花邨
講學未果有題淨林聯云邨酒指牛童瑱花愛昔曾名
杏天經敲魚子厓竹贍今却是蓮所著有朝聞論行世
無錫華中渭師以名進士司教池郡嘗有名流過訪一日
因惠泉酒鈌輙以邨釀代之同人分韻賦詩鄧孝威有
便是杏花邨酒足故鄉泉釀阻風波之句

杏花邨志書後

池陽杏花邨在郡治西久經兵燹杏多殘相傳唐刺史杜牧之詩所云牧童遙指者是也巳未夏先大夫來佐斯郡自喜官閒署靜且山川秀美思得二三知巳相與問酒尋魚訪梁唐之故蹟一詠一歌差可云快於分內職掌不相妨也乃竟以他事疲於奔走席常不煖雖池陽諸名勝苟非因公務不獲一至其處而坐嘯題詠於其間惟杏花邨去城里許道每經由想慕其風流遙憶其遺踪行爲歌什若其他多無暇及矣辛酉春鄉先達郎君子四册先大夫

語及池陽古蹟近則西郊爲最幽曰余家世居杏花邨歷有季所姪孫趙客氏讀書好古著有杏花邨志敢求弁首以傳且爲遺蹟增重焉先大夫曰趙客之人品之文章予知之久但未見其所爲志也其志若何先生曰志凡十有二卷於古來景物名賢藝文無不備載稽考頗詳該無遺先大夫聞之嘆曰趙客年甚富而能閉戸著書如此使異日出而膺民社必能以其風流文采照耀江左也內而司史局必能以蘭臺之筆擬無雙者也其傳有自來學有所本洵不虛矣序何辭旋以　王事勤勞不果值今壬戌秋

趙客顧我於千柳隄畔問先大夫清風閣遺稾有西郊題詠否將採以入集也坐少間徐言曰先師曾許爲序杏花邨志至今思之言猶在耳不可得其筆矣則更請序之以繼先志予泣而對曰嗟乎予不幸於去夏遭先大夫之變今一年來又有先兄之慟驚魂未定形神俱憊生且不有尚何言文顧以予獲叨世好文字往來歷且有年或忘登剞劂惠我全帙使予得上下古今留連往蹟博覽其文章遂接其人物如太史公之歷遊名山大川而文有奇氣者亦將於此志得之序志則願以異日乃趙客復寓書予曰

文與可輯龍山志以不得孟嘉孫盛兩文而止今其必不使此志有遺憾也余不得已不敢以先大夫[illegible]責而追書其語矣以應之

宛平汪敷敏捷宣氏拜譔于文貞祠

杏花村志後序

志之爲言志也志即史也自司馬氏紀傳世家年表後班孟堅剏爲十志諸如天官河渠禮樂刑罰之類體雖不同其爲史一也蓋取吾夫子志在春秋

之義云此外如張茂先之博物則又專以書得名與史義無涉若地輿一統以及各府州縣則又紀躔野疆域人物土產古蹟藝文而總名曰志體各不同後之作史者資以採擇則尔猶

之乎史也村之有志曷昉乎吾未之前聞矣曰有之自郎子趙容始趙容之志者村也志村也乎哉亥吾池之前有者村也以駁之之詩傳而收之之詩之傳於吾村也又安知後不以趙容之

志傳按徐州豐縣朱陳村種杏一百二十里花開絢爛無比此何以不傳以無如杜之者之詩故只以杏花村論在金陵者有二一在鳳凰臺一在芙蓉山鳳凰臺有李白鳳凰臺上

鳳凰遊〻句傳鳳非傳者也其容山則亦付之秋江冷落而已究之此兩村皆不傳而獨池〻者花村因牧〻以紫微郎出刺貴池風流蘊藉照耀千古清明一絕農夫老嫗可解至今里

塾童子每樂誦而稱道之
而池去花村々名遂較々他
所爲甚著使不得趙容起而
志之則千百載後不幾令杏花
寂寞矣人哉趙家祖居杏花邨
自幼負異才讀書多識奇字

如揚子雲數年前曾以擬構
古村別業詩屬余和今甲子
夏仲復以村志見示余受而
卒讀未嘗不嘆趙容之用力
勤而取材博也誌如山川人物
藝文雜記遠稽近取不遺

餘力昔張平子賦兩都精思
博會閱十載乃成左太冲作
三都賦點殫思十餘年門庭
藩溷間皆著紙筆擬之郎
子遲速或殊其為用心則一也
今

天子稽古右文屢下詔求字内
博學宏詞山林隱逸之士且近
年
綸
旨編輯海宇全志池郡大夫
觀察使者旦夕以趙安應俾
得出入金馬給筆札稽書石渠

天禄抽金匱石室之藏討大小
酉山之秘于以鋪揚
國家大一統無外之治薄
海内外梯航重譯而至者扶桑
草木之情無不以景之長短
測里之遠近將由一鄉以推之

一國由一國以推之天下皆同
杏花之志始之然則趙家之
志杏花村也志村也乎哉
同里章世德楓菴氏題於
環翠軒

跋

歲壬子

天子詔京省督撫大臣檄州郡編交志乘以備修昭代一統志甚盛典也時余池州郡牧朴公孟珍遵奉憲檄乃謀之邑宰張公

紫巖公素聞吾師吳習齋先生
高隱著書留心掌故致聘牛岡
凡數請而後赴郭吾師不肯獨
任更舉二三子分理之時余方
弱冠亦襄事筆墨後以姓名列
之校讐請削除之爲嫌也時習

齋先生賦長歌紀事有曰三十
年來讀過書于池故實拾遺餘
用備郡乘補缺略犯人之忌何
如無如其無備徒仍襲胡容我
輩事此乎讀此數語可以知當
日情景矣全篇載余同聲集中

越乙卯余携兒輩讀書杏花邨舍先人之室廬丘隴在焉前賢之遺踪勝蹟存焉客有過余者問酒黃壚垂竿白浦致足樂也閒則稽往帙摩殘碑剪荆擗棘搜泉石之趣爰擬刱立邨志凡

名勝建置以及人物藝文一有
所得卽散錄注一篋越數載不
下千百紙始貽書牛岡深處商
確定例而後起稿稿凡數易而
後成書以前人之曠舉至今日
謭劣如余方補此缺未敢期速

成也竊憶蛟門汪舍人嘗曰往古忠孝節烈名宦寓賢隱淪才藝之士間世而出而今家龍比而戶曾閱老而寡者以節書貴而不必德者以賢祀鄙詞惡札緐縟連篇文字至今何獨盛也

當其執筆者不過取舊集而繕錄之姿有所增益數月而集成署其端曰某年某官鑒定要名焉已耳以是爲志何以昭信而垂後耶凡此載筆之難以分理之較甚於獨任也余輯郪志人

不余爭夵取惟嚴可以略抒已意至若名勝詩篇騷人韻士不過爲山川點綴又不必別作者之有貞邪也論定人品自有國史在或曰子於杏花邨志一編筆則筆削則削則吾豈敢

西樵子郎遂題于芝草堂之東軒